难 忘 的 教 诲

——悼念良师郭影秋同志

王 思 治

郭影秋同志病逝的噩耗传来，使我深为悲恸。回想起昔日多次聆听他的教诲，他那慈祥长者的举止，温文的谈吐，精辟见解，广博的学识，执着的治学精神，诲人不倦的诚挚之情，令人怀念不已。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的眼前。影秋同志是一位久经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史学家、诗人。他的师表仪型将长留人间。

郭影秋同志是我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名誉校长。一九六三年，他来校任负责全面工作的副校长。对这位新校长，我知道他是老革命，又是一位功力浑厚的学者，他的学术专著《李定国纪年》摆在我的书架上，早就读过了。这是一本搜列广泛、资料丰富、治学严谨的力作。我虽然也写过几篇农民战争史的文章，但根本没有想到一位刚到任的新校长会注意到一位青年教员写的文章。一天，当时还健在的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尚钺同志告诉我，郭副校长要了解我们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情况，要我将已发表的有关文章交他转送，影秋同志看后将要约我面谈。后来，也许由于许多工作太忙，郭副校长虽未约见我，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上任伊始的校长，工作头绪纷繁，然而所关心的却是教学与学术，能抽时间深入了解一般教师的研究工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一九六五年秋到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有幸在影秋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期，由于不少事情需要向他汇报请示，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他原则性强，严于律己而又平易近人，对问题有极其敏锐地洞察力，能分析入微。以后，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影秋同志身遭迫害，卧病不起，而我也到江西干校去了。

一九七二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这时影秋同志已入院治疗。我常到医院看望他。在他的病榻床头，一桌横陈，桌上所放的不是病房中常见的鲜花或食用物品，而是满桌盈尺的书籍和书写台灯，倘若只看病房的这一隅，俨然象是书斋，好象一位勤奋的学者于长时间伏案工作后正在休息。照顾他的同志告诉我，影秋同志白天没有时间读书，因为探望的人很多。每当夜阑人静，一盏孤灯照亮床头，常常阅读到深夜，有时照顾他的同志一再提醒夜深了，方才休息。正如影秋同志在自己的诗中所说：“病里拥书卧”。他仍然在研探学问，——“久病动遐想，读书苦昼短”。但因年事已高，视力衰退，长久阅读已感吃力，诗人无不感慨，在题为《卧病七年再赋》一诗中写道：“恶病七年苦备尝，床头把卷视茫茫。苍天有意欺人老，故遣秋阴（疑为“阳”，排字误）上海棠。”尽管如此，在病情缓解，精神较好的时候，他总是手不释卷，乐此不疲。一个年近古稀，长年卧床不起的病人，没有丝毫的意志消沉，有的却是好学的亢奋精神，这对我来说，既感钦佩，也是无声的策励。

影秋同志酷好历史，学识渊博。我去看他时，所谈的都是有关历史科学或史学界的动态。他对许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他曾谈到，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是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曲折、险滩，因而有时会出现历史的激荡、汹涌澎湃的格局，但民族、国家非但没有因此而分裂，反而在阵痛之后却是较前更具有内聚力，浩浩荡荡向前

发展。这说明，凝结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力量是应该深入研究的，这就是千百年来的历史形成的民族之魂、民族精神。因此，仅仅从经济和政治方面去说明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够的。有时，他不同意某种学术观点或见解，但从不象某些自以为是的雄辩家那样，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对方，而是委婉论述，申说己见，虽然言谈举止之中，使人感到坚毅而有力，却没有强加于人的盛气。影秋同志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则是抱着谦虚的态度。他曾谈到《李定国纪年》，这本颇受史学界好评的书，他自己却认为，某些判断尚需要斟酌。作为一个学者，他从不曲意改变自己的观点，以迎合某种错误的思潮。“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想泛滥。影秋同志充分肯定李定国在清初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年代里联明抗清的英雄业绩，遭到当时无限上纲的批判，被说成是为叛徒张目，宣扬叛徒哲学。他在同我谈到此事时，淡然一笑置之。但对一些人见风使舵，学术观点改变频繁，却大不以为然，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事实求是的学风和鲜明的史德。

清史研究所的成立，是和影秋同志的关怀分不开的。他多次与戴逸同志，以及清史所的不少同志谈论清史所的研究方向和如何开展工作。我还记得他对我和王俊义同志的一次谈话，其要点是：（一）、清史离我们今天很近，研究清史是很有意义的。清史作为断代史，前人的研究成果甚少，许多领域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有待今人去开拓，而有关清史的中外资料，正如俗话所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这里大有用武之地，但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所以要有志于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二）、清史研究所刚刚成立，需要的是少说多做，应该有决心在几年内出一批成果，切不可在一无建树的时候就喋喋不休；（三）、研究工作应从基础着手，基础要打得扎实而深厚，所以应先编写《清史编年》，《编年》应在网罗宏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编纂，既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工具书，又是一部资料书。作为清史所的长远目标，应是编纂大型清史。为了先趟一趟路，摸清楚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的历史过程，可以先写一个简本。清史简本可以看作是日后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影秋同志的勉励和告诫，语重心长。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将《简明清史》和《清史编年》列为重点科研项目，集中相当的力量从事这两项工作。今天，《简明清史》已经与读者见面，《清史编年》第一卷也已问世。影秋同志始终关心并指导清史所的工作。在他去逝前的两三年，由于病情时常反复，先后转院到天津、上海等地去治疗，同志们能够去看望的机会也就不多了。但他仍然时时关心清史所的工作，在病榻上为《清史编年》撰写了序言。

我手中仍保存有影秋同志给我的两封长信，都是讨论学术问题的。一封是他看了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再论清官》一文后写的。在信中，他以渊通的中外历史知识，阐述了他对“清官”的看法。他说：“在阶级社会里，即使同一阶级或同一阶层的人，并不是人人都是一样的。例如，封建社会的官吏，绝大多数都出身地主阶级或与地主阶级有直接地联系，但是他们有大、中、小的不同，有姓孔、姓道、姓佛的不同，有由穷到富、由小到大，或者倒过来的不同。如果把这些不同都用一个模式来塑造，那是说不通的，也是不存在的。”影秋同志不同意把阶级分析简单化的作法，从而把封建官吏和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描绘成千人一面，认为这不是历史的真实。他进一步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说明同一阶级或阶层的人物，由于各人的社会经历，教养、性格等等方面的不同，因而不可能是一个模式。法国大革命的主力是雅各宾党，但同时又有吉隆特党、山岳党、国民公会等等，“在各个党中有几十个甚至更多个在政治观点、个人性格上各不相同的知名人物（也是他们各自的头目），如果把所有这些人物的活动、行为，都归为罗伯斯庇尔，丹东或马拉，这不是太幼稚可笑了吗？”如何

看待封建社会的“清官”？影秋同志的分析十分精辟。他说：“记得雨果说过：‘历史是真实，传奇也是真实。’两个真实的性质并不相同，但它们却有一致性，就是说：‘利用暂时的人来描绘永久的人。’历史的真实是轮廓，细微的描写还要靠传奇。我国自元、明以来，有人写了很多本包公的曲、杂剧，不少一直流传至今。写的人可能是封建阶级的、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但听曲或看剧的人却多数不是地主分子。这就说明传奇也是一种真实，至少是农民（人民）想象中的真实。如果说这些传奇都是地主阶级编造出来愚弄人民的（也有编造与愚弄），而人民居然受了愚弄以至千百年而不悟，那就未免把人民群众看得太好欺负了，事实并不如此。在封建社会里，各地都有旌忠祠、节义祠，有些祠历千百年而不毁，但从来没有一个贪官污吏的祠能够保存很久的。魏忠贤的势力可谓大矣，但人民就不喜欢他，谁也没有办法。传奇似乎有一种规律，人民的爱与憎决定了传奇的性质和受到喜爱或唾弃。从这点上来说，历史上的清官是存在的，是一种真实。”

影秋同志对封建社会清官的深刻分析，只不过是一例而已。他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广博的知识，故能驰骋于中外历史，用语简练，言简意赅，其论说具有逻辑的力量。

一九七六年，我们与承德文物局的同志合作编写《承德避暑山庄》，草拟了一个编写提纲。我将提纲送郭影秋同志，请他提意见。他认真阅看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提出了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他指出，山庄是封建社会宫殿、园林、寺庙建筑的综合集成，象征着封建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思想的统治的高度发展。山庄的最大历史作用是清统治者在这里的活动有利于团结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当然还有其他方面。他还提到“提纲”中“应该赞扬的都赞扬了，但说到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多是一笔而过，好象是在瑰丽的建筑物上加上一条斧印，这有些不协调。如果能把建筑时和统治者每年活动中所耗费的大量民力财力，以及山庄周围“皇庄”的剥削的材料充实一些，才能更好说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建树、人民是付出了代价的。”此外，对不少条目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修订了提纲，并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找到了一些修缮避暑山庄花费银两的材料，充实了内容。

这封信与前一封信所不同的是，当有问题向影秋同志请教时，他又是何等地认真对待！特别是这些信都是在病榻上写于夜晚，其诲人不倦的拳拳之心，感人至深。

影秋同志一生对革命忠心耿耿，高尚的品德是我学习的榜样，在与他的接触中更是深受教益。他虽然不是我的业师，而我却是他的私淑弟子，是他的学生。

（上接28页）

⑦《碑传集》卷八〈陈廷敬·刑部尚书敏果魏公象枢墓志铭〉，《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名臣·魏敏果公事略〉

⑨《碑传集》卷八〈陈廷敬·刑部尚书敏果魏公象枢墓志铭〉

⑪《清圣祖实录》卷二十八，第20页—21页

⑫《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五〈志九十·职官二·起居注馆〉

⑬⑭同⑪，卷三十四，第12页，第13页—第14页

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九年四月十一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27页

⑯同⑮，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第853页